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八十四回 逞豪興朗吟妙句 發婆心敬誦真經

話說玉芝道：「我用官名：少師、正詹、治中、檢校、知州；身體：眉目、股肱、膀胱、指掌、暗啞、鬚鬚、毫毛。可有意思？」春輝道：「無意思。共三〇杯了。」玉芝道：「好在不過二〇幾門，我就吃一罈，也不怕飛上天去！我用音樂：鼗鼓、簫韶；文具：金簡、玉硯；戲具：高竿、呼盧；財寶：玉印、金玦；器物：便面、茶船；服飾：釵釧、香囊；舟車：桴筏、玉輿；百穀：蜀黍、黃粱；蔬菜：金針、蕈風；飲食：餛飩、糟糕。可好？」春輝道：「不好。共五〇杯了。」玉芝道：「真要糟糕了！我用花果：菡萏、苜蓿、黃楊、扶蘇、花紅、林檎、橄欖、毛桃、諸蔗、圓眼；藥名：芍藥、漏盧、阿魏、薑黃、血竭、槐花、良姜、茵陳、五味、荳蔻。可用得？」春輝道：「對曰：『否』，共七〇杯了。」玉芝道：「怎麼今日忽然鑽進『迷魂陣』了？」青鈿道：「據我看來：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只怕還是『西水陣』哩。」玉芝道：「我用禽名：青雀、金雞、灰鶴、魚鷹、野鴨、鶉雉、流離、荊鳩、鴉鵂、鷓鴣；獸名：橐駝、夷由、於菟；水族：蝦蟆、蟾蜍、鯪鯉、玉蟾；蟲名：螳螂、蛺蝶、青蜓、蟋蟀、果蠃、蜉蝣、蛻娘、蛄蠊、螟蛉、耀夜。例如？」春輝道：「得罪！共九〇七杯了！」紫芝道：「各門你都想到，單這一門想不到，卻也奇怪。」春輝道：「你口中露意，也想酒吃了。」芸芝趁春輝同紫芝講話，忙向玉芝輕輕說了一句。玉芝道：「春輝姊姊聽了，我用列女：瑤英、驪姬、文君、扶都、莊姜，……」正念的順口，只聽春輝叫道：「有了，不必念了。」玉芝道：「那個是的？」春輝道：「扶都、莊姜都對本題。」玉芝道：「既是列女，為何單這兩個切題，別的又不對呢？」若花道：「上文是蜘蛛二字，你把承上這個規例怎麼忽然忘了？」玉芝聽了，這才明白。

春輝道：「如今玉芝妹妹恰共罰一百杯，不但他自己不能全飲，就是他府上七位姊姊也不能代如許之多，必須大家公議，替他設法銷去若干，自飲若干，然後好接前令。」

玉芝道：「既承姊姊美意，我倒有個善處之法：今日難得連主帶客共計一百人，這一百杯酒好在不多不少，每位只消代我一杯就完了。」青鈿道：「你們聽：好自在話兒！若不認真罰幾杯，少刻都要亂令了！並且所有幾個雙聲疊韻都被你隨嘴說的乾乾淨淨，少刻別人掣籤，又不能抄你舊卷，要費人許多神思，更覺可恨，如何輕輕放了你！」因向眾人道：「他這罰酒，妹子出個主意，此刻且將罰酒暫停，先把『莊姜』流觴句子教他飛出；所飛之句，只准四字。其四字之內，如有三個雙聲或三個疊韻一氣接連不斷，即將此酒請寶雲姊姊出個飛觴之令，都替他飛出去。倘不如式，自飲〇杯，其餘九〇杯，就以『莊姜』二字要在一部書上教他飛出。諸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

蘭言道：「若以正理而論，凡雙聲疊韻，必須兩字方能湊成一個；今四個字內要他三個雙聲疊韻，這是打馬弔推般出色算法，未免苦他所難了。古來只有『溪西雞齊啼』五個字內含著四個疊韻，這是自古少有的；今又限他要在『莊姜』二字之內飛觴，較之『溪西雞齊啼』，豈非更是難中之難麼？」瓊芝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請青鈿妹妹說個樣子呢？」青鈿道：「『溪西雞齊啼』就是樣子，何必再說。」史幽探道：「據我愚見：只要四字之內，恰恰湊成兩個，也就罷了，何苦定要三個。況句中又要或『莊』或『姜』在內，就是兩個也就盡數一想了。」青鈿道：「一百杯罰酒，若不給他一個難題目，就是大家心裡也不服，少刻別人倘或受罰，都要以此為例了。」秦小春道：「我用一百『秦』字在一部書上替他飛出，何如？」青鈿道：「『秦』字不算。」蘭言道：「據我調停，不必定限四字，就是六七字也未為不可。」

玉芝道：「姊姊莫要勸他，你越勸，他越得意了。天下既有『溪西雞齊啼』五個字內含著四個疊韻，難道就無四個字內含著三個雙聲麼？」一面說著，舉起杯來連飲兩杯，道：「必須多飲幾杯活活機才想的出哩。」又命丫鬟斟兩杯飲了，不覺笑道：「我今日要學李太白斗酒百篇了。」掌紅珠道：「這位李太白不知何時人，向來卻未聽見過。」

玉芝道：「難道『自稱臣是酒中仙』這句也未聽過麼？」呂堯蓂道：「這玉芝妹妹只怕要瘋了，他的話越說越教人不解。」

玉芝忽叫道：「諸位姊姊暫止喧嘩，酒仙交卷了：莊姜《中庸》齊莊中正。『齊莊』雙聲，『莊中』雙聲，『中正』雙聲，敬鳳雛姊姊一杯，請教笑話一個，普席各飲雙杯。」眾人齊聲贊道：「這句果然飛的有趣！難得四個字巧巧生在一母。今日大家飛觴之句，以此為最了。」

張鳳雛道：「妹子因昨日綠雲姊姊央求眾人寫扇子，偶然想起一個笑話，一人夏日去看朋友，走到朋友家裡，只見朋友手中拿著一把扇子，面前卻跪著一人在那裡央求，朋友拿著扇子只管搖頭，似有不肯之狀。此人看見這個樣子，只當朋友素日書法甚佳，不肯輕易落筆，所以那人再三跪求，仍不肯寫。此人看不過意。因上前勸道：『他既如此跪求，你就替他寫寫，這有何妨』。只見地下跪著那人連連喊道：『你會意錯了！我並非求他寫，我是求他莫寫。』」說的眾人不覺好笑。蘭言道：「世人往往自以為是，自誇其能，別人看著，口裡雖然稱贊，心裡卻是厭煩，他自己那裡曉得。這個笑話雖是鬥趣，若教愚而好自用的聽了，卻是當頭一棒，真可猛然喚醒。人能把這笑話存在胸中，凡事虛心，所行之事，自然不致貽笑於人了。」

青鈿道：「笑話業已說過，請寶雲姊姊銷這百杯酒了。」寶雲道：「恰好妹子素日有個心願，此時借此把酒銷去，卻也有趣。但恐過於迂腐，不合大家之意。」眾人道：「姊姊有何心願，只管吩咐，無不遵命。」寶雲道：「妹子幼年因父母常念膝下無子，時常憂悶，每每患病，所以暗暗許個心願，親自敬錄一萬張《覺世真經》，各處施送，此刻意欲奉送諸位姊姊一張。當日發願之時，曾禱告神祇：有人見了此經，如能敬誦一遍的，願他諸事如意，遇難成祥。今日奉送之後，但願時時敬誦，自然消凶聚慶，福壽綿長。喜得大家分居各道，每位另有〇張，拜懇帶去替我施送。並且《真經》之後還有幾行小字，是勸人敬避聖諱的。妹子因鄉愚無知，往往直稱聖諱，並不稱『某』；而於文字亦不敬避。即使有不能不用者，則『霸』字按前人韻書原可通用，似應書此，方為尊敬。尤可駭者，鄉愚無知，往往以『天』字取為名號。殊不知天為至尊，人間帝王尚且稱為天子，若世人為名為號，其悖謬何可勝言！又有以『君』字為名號的。要知人生世上，除天地之外，惟君父最大，今於名號既知父字宜避，而君在父上，偏又不避，不知何意。諸如此類，總要明哲君子於鄉黨中剴切曉諭，俾知尊敬天地君親之道，自然回歸於善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好事，姊姊又是寫就現成之物，並非教我們代寫施送，怎麼還說拜懇的話，未免客套了。」

蘭言道：「他為父母的事，況且又是聖經，這拜懇二字卻是不可少的，不如此也不顯他慎重之意。眾人因他慎重，也就不肯草草施送了。請教怎麼又能借此可以行令呢？」

寶雲道：「如今妹子意欲借此把這《真經》對眾敬誦一遍，普席都以句之落處飲酒。假如『敬天地』，順數第三位即架一籌，周而復始。念完之後，以面前酒籌多寡，照數飲酒。雖是奉敬兩杯之意，其實要借此宣揚宣揚，這就如蘭言姊姊所說，無非勸人眾善奉行之意。諸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無不遵令。」蘭言道：「如此好令，真是酒席筵前所未有的，妹子恭逢其盛，能不浮一大白！至於姊姊所囑《真經》，妹子不但代為施送，並且親自薰沐，也錄一千張施送，以為老師、師母求福一點孝心。」寶雲再三稱謝。

那邊閔蘭蓀同畢全貞、花再芳三人所坐之處雖都隔席，但相離甚近，不時交耳接談，今聽寶雲、蘭言之話，都不覺暗暗發笑。畢全貞暗向二人道：「寶雲姊姊要行此令，已是迂腐討厭；偏偏這位蘭言夫子不但並不攔阻，還要從中贊揚，你說令人恨不恨！真是輕舉妄動，亂鬧一陣了。」花再芳道：「蘭言夫子聽了寶雲夫子之話，正中心懷，樂不可支，如何肯去攔阻。你只聽他昨日那一片『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』的話，也不怕人厭，刺刺不休，就如他素日行為之謬。他口口聲聲只是勸人做好事；要知世間好事甚多，誰有那些閑情逸志去做。不獨沒工夫去做，並且也做不了許多。與其有始無終，不能時行方便，倒不如我一善不行的爽快。遇著錢上的方便，我給他一毛不拔，借此也省許多花消；遇著口上的方便，我給他如響似啞，借此也省許多唇舌。我主意拿的老老

的，你縱有通天本領，也無奈我何。行為一定如此，這是牢不可破的。」閔蘭蓀道：「姊姊主見之老，才情之高，妹子雖不能及，但果蒙不棄，收錄門牆之下，不消耳提面命，不過略為跟著歷練歷練，只怕還要『青出於藍』哩。這些行為妙算，一時也說不完，好在大家言談都歸一路，將來慢慢倒要叨教。妹子平日但凡遇見吃酒行令，最是高興，從不畏首畏尾；剛才聽了這些不入耳之言，不但興致索然，連頭都要疼了。昨日聽了蘭言夫子那番話，足足頭疼一日，今日剛覺輕鬆，偏遇寶雲夫子又是這番話，這個頭疼倒又接上了。」

寶雲見眾人個個遵令，滿心歡喜。因命丫鬟焚了幾爐好香，遠遠擺在香几上，隨即飲了令杯，以淨水漱了口，命丫鬟取了一副酒籌，一面念著，一面散籌。不多時，把《真經》念完，眾丫鬟七手八腳，都在各席查看眾人面前酒籌，照數斟酒。內中如閔蘭蓀、花再芳、畢全貞，並還有幾位才女都厭煩怕聽《真經》，誰知不巧，偏偏句子落在這幾位座上，較多幾籌。無如他們又要逞強，也不等《真經》念完，每架一籌，趕忙飲了，就去銷籌。總是架一籌，乾一杯。俗語說的『酒入歡腸』；他們聽了此令，已是滿心煩悶，勉強應酬，偏又加上幾杯急酒，等到寶雲念完，這幾位已是東倒西歪，就要嘔吐，勉強忍住。誰知花再芳因吃些肴饌葷腥之類，何能禁得一連幾杯急酒。那酒吃了下去，登時就在腹中同菜爭鬥起來：裡面地方甚小，爭之許久，酒既不能容菜，菜又安肯容酒，一齊都朝外奔。再芳再三攔擋，那裡攔得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聽哇的一聲，連酒帶菜吐了一地。紫芝走到那邊在地下看一看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」一面說著，取了一雙牙箸，在地下夾起一物，放在再芳口邊道：「姊姊快把這個吃了，不但立時止吐，還免罪過哩。」再芳果真把嘴張開，吞了下去。紫芝頓足道：「我的姊姊！怎麼並不嚼爛，還是整吞進去？少刻倘或嘔出，仍是整的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是個甚麼，你就給他吃了！」紫芝道：「剛才我夾起的，是整整的一個小蝦仁兒。再芳姊姊當時大約吃的匆忙，未曾嚼爛，剛才嘔出，還是一個整的；此刻他又整吞進去。」眾人聽罷，不覺掩鼻大笑。

紫芝放下牙箸，正要回席，只見閔蘭蓀拿著牙杖在那裡剔牙。紫芝走進身邊道：「姊姊是甚麼把牙塞了，這樣狠剔還剔不出？我替你剔。」把牙杖接過。閔蘭蓀張口仰首，紫芝朝裡望一望道：「姊姊：你的牙縫甚寬，塞的東西甚大，你拿這根小小牙籤去剔，豈非大海撈針麼？」說罷，放下牙籤，取了一雙牙箸，放入口內，朝著牙縫向外狠狠一夾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